

中國文字學

臺灣開明書店

中國文字學

民國五十八年三月臺一版發行  
民國六十七年一月臺五版發行

每冊基價九角

(按照同業規定倍數發售)

# 中國文字學

■

有著作權・不准翻印

編著者 本店編譯部

發行人 劉甫琴

印刷者 臺灣開明書店

## 總發行所

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七號  
電話 五五九九 五三八四 號  
郵局副撥賬號第一二五七號

臺灣開明書店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七號

# 目錄

## 前論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    | 中國文字學是什麼        | 一  |
| 二     | 文字學的特點和它同語言學的差別 | 二  |
| 三     | 中國文字學的範圍        | 四  |
| 四     | 中國文字學的新領域       | 六  |
| 五     | 中國文字和世界各區域的文字   | 九  |
| 六     | 中國文字學史略         | 一二 |
| 文字的發生 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
|   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---|----|
| 七 | 中國原始語言的推測   | 二六 |
| 八 | 關於中國文字起源的傳說 | 四六 |

九 中國文字是怎樣發生的.....五

十 文字發生的時代.....三

## 文字的構成

十一 六書說批判.....七

十二 三書.....七

十三 圖畫文字.....九

十四 象形文字.....六

十五 象意文字.....六

十六 六技.....九

十七 形聲文字.....三

十八 記號文字和拼音文字.....九

## 文字的演化

十九 什麼叫演化.....二四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十  | 繪畫·鐫刻·書寫·印刷·····       | 一七  |
| 二十一 | 行款·形式·結構·筆畫·····       | 二三  |
| 二十二 | 趨簡·好繁·尚同·別異·····       | 一三〇 |
| 二十三 | 致用·觀美·創新·復古·····       | 一三六 |
| 二十四 | 穀混·錯誤·改易·是正·淘汰·選擇····· | 一四一 |

## 文字的變革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十五 | 古文字（殷商系·兩周系·六國系）·····           | 一四九 |
| 二十六 | 大篆·小篆·八體·六書·雜體篆（秦系·漢以後的篆書）····· | 一五三 |
| 二十七 | 隸書·楷法·八分·飛白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一六三 |
| 二十八 | 草書·章草·草草·草篆·今草·狂草·····          | 一七二 |
| 二十九 | 行書·正書（真書）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一七五 |
| 三十  | 經生書·刻書體·簡俗字（手頭字）·簡體字·基本字·····   | 一七九 |
| 三十一 | 新文字——注音字·拼音字·新形聲字·新漢字·····      | 一八七 |

## 前 論

### 一 中國文字學是什麼

中國人對文字的研究，遠在紀元前幾個世紀已經開始，現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字書，應該是爾雅和史籀篇。此外，在左傳周禮等書裏，已經有討論文字的風氣了。後來，爲了戰國時各地文字的雜亂，有些學者曾提出過「書同文」的理想，到了秦始皇帝二十八年（紀元前二一九年）在琅邪臺刻石時，敍說「皇帝之功」，就有一條是「同書文字」，這一個學者們的理想，總算是達到了。那時，李斯作倉頡篇，趙高作爰歷篇，胡毋敬作博學篇，和這種整齊文字的運動當然是有關的。到了漢代，由於研究倉頡篇，便發生了所謂「小學」，劉歆七略把小學放在六藝略裏面，一直到近代，研究小學和研究經學的地位，幾乎是相等的。

把文字學叫做「小學」，這個名稱是西漢人定的。據禮記內則說：「六年教之數與方名，……九年教之數日，十年出就外傳，居宿於外，學書計。」可見古代入小學是兼學書數兩科的，單把文字叫做「小學」，實在不很恰當。但是，我們知道古代沒有「文字」的名稱，孔子說：「必也正名乎？」本可

叫做「名」，左傳說：「於文止戈爲武」，也只叫做「文」，一直到琅邪刻石纔發現了「文字」二字，鄭康成說過「古曰名，今日字」，可見用「字」來代表「文」或「名」的意義是晚起的。漢朝人既怕叫做「名」和公孫龍之徒的「名家」混淆，又不能叫做「文學」和司馬相如等辭賦家合在一起，又不願意就用晚起的字而叫做「字學」，所以就想出了「小學」，這樣一個似是而非的名稱。

漢書說：「張敞好古文字，」又說杜林：「其正文字，過於鄴，竦。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。」顏師古漢書注對於張吉尤長小學的注解，就說「小學謂文字之學也」。唐宋以後人，也常常說到「字學」，但「文字學」的名稱，卻不經見，一直到清末，章太炎等纔把「小學」叫做「文字學」。

## 二 文字學的特點和它同語言學的差別

文字學是研究文字的科學，在一個中國人看來，這個名詞是很恰當的。但由西方輸入的科學名詞，還沒有一個可以配合的名稱。普通所謂 *Philology*，本是研究希臘拉丁古語的學科，我們只能把它譯做語言學，或者更確切一些，是古語言學。*Etymology* 是語源學，*Paleography* 是古文字學，*Hieroglyph* 是象形文字學，沒有一個字，能相當於中國的文字學。

因為中國的文字是特殊的，在一切進化的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時期，她卻獨自應用一種本來含有義

符的注音文字。在最古的時候，中國文字本也是圖畫文字，但至遲在三千五百年前，已改成了注音文字，而這種文字一直到現在還活着，被全中國的人民，以及她鄰近的地方使用着。我們既不能把它們和埃及巴比倫等已經久已死亡的古文字一例看承，又不能把只有二十多個字母拼音的西方文字來比類，所以，這一種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殊的學科，我們只有把它叫做「中國文字學」(The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)。

口上說的語言，筆下寫的文字，兩者顯然是不同的。因為西方人的語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，研究語言也就研究了文字，所謂古語言學或古文字學，有些人甚至於想把它叫做文獻學，所以，只有語言學 (Science of Language) 特別容易發展。反之，中國文字是注音的，語言和文字在很古的時期就已經不一致，從文字上幾乎看不到真實的語言，所以，在中國，幾乎可以說沒有語言學。但是，中國人把文字統一了古今的殊語，也統一了東南西北無數的分歧的語言，所以，從紀元以前就有了文字學，而且一直在發展。西方的語言學，中國的文字學，是兩個不同的學科，充分表現出兩種傾向不同的文字裏所造成的極明顯的差別。

有些學者把 Philology 叫做語言文字學或語文學，這是很錯誤的。文字學固然不能包括語言學，同樣，語言學也不能包括文字學。在文字學裏，不能研究到「果贏」的語源，「殷」讀爲「衣」的失去韻

尾n一類問題；但在語言學裏也不能研究到從二的字古都從一，「丌」字本象人踞形一類的問題。每一種科學總應該有明晰的範圍，真正的語言學是在十九世紀建立的，中國的語言學剛在開始，我們相信它會有很大的發展，但千萬不要以為這一套新興的科學是萬能的，忘記了中國文字的特殊情形，把語言和文字的界限混殺了，而抹殺中國兩千年來固有的文字學。

### 三 中國文字學的範圍

每一個文字具有三個部分：一、字形；二、字義；三、字音。在漢代，小學剛剛發展的時候，分別還不很顯著，後來，每個部分都逐漸擴大，所以，宋王應麟玉海已經分成三種：一、體制；二、訓詁；三、音韻。到清朝的四庫全書，就把小學書分成訓詁，字書，韻書三類。清末以來的文字學，也總包括形音義三方面。

但是，形和義是比較不易分的，聲音部分，由於漢末的反語，魏晉的韻書，齊梁的四聲，唐末的四等，元明以後的今韻學，和宋人創始而清代學者研究頗有成績的古韻學，這些時常不斷的發展，早已成爲一種獨立的，專門的學科。因之，民國六年時，北京大學的文字學，分由兩位學者擔任，朱宗萊做了一本講義，叫文字學形義篇，錢玄同做的是文字學音篇。後來，許多學者常採用這個方法，只講形義，

避免了不太內行的音韻。漸漸音韻學獨立了，不再掛文字學的招牌，於是，只講文字學形義篇，就變成癩子了。

我在民國二十三年寫古文文字學導論，纔把文字學的範圍重新規定。我的文字學研究的對象，只限於形體，我不但不想把音韻學找回來，實際上，還得把訓詁學送出去。

我的分類法，單從目錄學說，已是很合理的。過去小學書的名稱，凡是用「文」或「字」或「文字」並用，大抵總是字書。我曾經把三類小學書的經典的名稱，做過一個有趣的分類。例如：

一 許慎說「文」解字

二 呂忱「字」林

這是文字形體學裏最早的兩本書，我們可以把它叫做「說文字林之學」，當然也可以摘取兩個字叫做「文字學」。

三 爾雅

四 「倉」頡篇

這是文字意義學裏面最早的兩本書，我們可以依照六朝人的簡稱，叫做「倉雅學」。

五 李登「聲」類

六 呂靜「韻」集

這是文字音韻學裏最早的兩本書，我們可以把它叫做「聲韻學」。

由此，我們可以知道文字學本來就是字形學，不應該包括訓詁和聲韻。一個字的音和義雖然和字形有關係，但在本質上，它們是屬於語言的。嚴格說起來，字義是語義的一部分，字音是語音的一部分，語義和語音是應該屬於語言學的。

四 中國文字學的新領域

文字學把訓詁，音韻兩部分除去以後，一般人總以為它的範圍要縮小了，實際上並不如此。過去有些文字學裏雖然還附有音篇，有些早就只論形義，不講音韻。至於義篇，因為沒有現成的理論系統，一無憑藉，大抵寥寥幾章，只是形篇的附庸，（容庚把六書當做義篇是錯誤的。）可有可無。所以，民國以來，所謂文字學，名義上雖兼包形音義三部分，其實早就只有形體是主要部分了。

這些文字學形篇都講些什麼呢？它們大體上可以分做兩部分，一部分注重構成的理論，把宋以來的六書說演述一下，從說文篆文裏找一些例證，像朱宗萊那樣把六書分成十九類的說法，在那時很流行。另一部分只注意字體的變遷，容庚用甲骨文等實物來對照一下字體，也頗有人效法，因為這是比較容

易討好的。（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形義學，上篇除了文字之起原及其形式和作用一篇外，都是文字形義學之沿革，那是文字學史的範圍，寫了一百四五十葉，還只到了戴侗。下篇據目錄有一、造字論；二、以鐘鼎甲骨爲中心的造字說；三、訓詁論；四、國語及方言學；五、文字形義學上之中國古代社會進化觀；六、字體論等，可是沒有寫出來。）

這樣的文字學，先天上已經夠貧弱的了。因爲它們的理論根據，只有六書，而六書說的條例，建立在西漢末年以後，那時所見的材料，只是殘缺的史籀篇，傳寫的古文經，和有些人改寫做隸書的三千三百個小篆的倉頡篇。材料既少，時代又晚，所得的結論，當然很靠不住。但是，兩千年以後的學者，還只根據本身問題很多的說文裏所保留的一些材料，怎麼能有進步呢？

另外一方面，宋以後出土的古器物很多，有許多人曾經去研究款識文字，雖則那些研究的方法，大都是非科學的，但材料的豐富，是僅僅研究說文的人所想不到的。尤其到了清代末年，匋器，古鈐，貨幣等都有大量的發現，所以古文字學裏一部重要著作，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出現了。接着又發現了殷虛的甲骨卜辭，這是一個無盡的寶藏，近代最卓越的古文字學家孫詒讓已能見到這一部分的材料，孫氏所著名原，想根據這類新出材料來闡明文字構成的理論，雖還不能完全脫離六書的韁鎖，他的見解往往是正確的。可惜自他以後，就沒有人再注意到這一方面。羅振玉王國維只能算是文獻學家，他們的學問是

多方面的，偶然也研究古文字，很有成績，但並沒有系統。容庚商承祚等在古文字上的成績，是蒐集，整理，排比，摹寫，更說不到理論和系統，此外，更自鄙以下了。

古文字學導論開始溝通了這兩方面的隔閡，在奄奄無生氣的文字學裏攝取了比史籀篇早上一千年的殷虛文字，以及比古文經，倉頡篇多出了無數倍的兩周文字，六國文字，秦漢文字，從這麼多而重要的材料裏所呈露出來的事實，使我修正了傳統的說法，建立了新的文字構成論，奠定了新的文字學的基礎。在另一方面，也儘量使古文字的研究，脫離了猜謎射覆的途徑，走上了科學的道路。

三十年前，我的同鄉老儒金蓉鏡先生寫信給我批評孫詒讓「祧許慎而祖倉頡」，在老先生的眼光裏，這就是不可恕的罪狀。在那時，我也還是忠實的守家法的漢學家，治經宗鄭玄，小學宗許慎。但到現在，我也走孫詒讓的舊路，不過我們只拿歷史材料做根據，一切舊的偶像全摧毀了。在打不破說文系統，跳不出六書牢籠的學者看來，誠然是大膽妄為，離經畔道，但在我們看來，只有這樣，文字學纔有新的生命，新的出路，也只有這樣，纔可以成爲一種真正的科學。

此外，近代文字的研究，也是很重要的。隸書，草書，楷書，都有人做過蒐集的工作。楷書的問題最多，別字問題，唐人所釐定的字樣，唐以後的簡體字，刻板流行以後的印刷體，都屬於近代文字學的範圍。西陲所出木簡殘牘，燉煌石室所出古寫本經籍文書，也都是極重要的材料。

從明代的華化西洋人創造了中國語的拼音字，以至現代的國語羅馬字，拉丁化新文字，這種想推翻中國舊文字的運動，也是值得討論的。中國新文字究竟應該用拼音呢？用注音呢？正是文字學上最大的問題。

現在，我們把久已獨立的音韻學謝絕了，也把應該獨立而還沒有找到出路的訓詁學放開了，（二十年來，卓越的訓詁學家，我所知道的，只有沈兼士一人，這一科是太冷寂了。本書初執筆時，沈先生尚健在，忽然傷逝，執筆泫然。）剩下只講形體的文字學，但是它的範圍，非但沒有縮小，倒更充實，更擴大了。

## 五 中國文字和世界各區域的文字

我們如望遠處看，中國文字學應該是整個文字學裏的一部分，正和中國語言學是整個語言學的一部分是一樣的。

誰都知道，世界最古的文字有三種，一、蘇馬利亞人和巴比倫人的楔形文字；二、埃及的圖畫文字；和三、中國文字。有些人企圖把這些文字說成同源，這是可笑的荒謬。但他們都由圖畫演進爲文字，有許多地方總是相類的，我們可以由之得到文字進化上若干共同的原則。

有些人把文字進化分做四個階段，一、圖畫字；二、義符字；三、聲符字；四、字母。他們以為中國人跟埃及人、蘇馬利亞人、巴比倫人一樣，只改良到第三個階段就停止了。他們說中國人沒有用字母，所以在原始時期上停留了二千年，文字的繁難，形成了中國文化進步的阻礙。

這種錯誤的觀察者，他們不知道文化不會停留在那一點上的。遠在紀元以前，中國人就懂得合音，後來發明反語，把聲和韻分開，這種發明，將有一千八百年。在這時期內，中國曾經有過璀璨的文化，使她的鄰邦高麗，日本，安南等都採用了她的文字。可見中國文字足夠適應那時的需要，它能一直應用到現在，一定有它本身的價值。

指摘中國文字的人，同時也往往指摘中國語言，像：單音節，沒有語尾，沒有形式變化等，認為是低級的語言，可是現在的語言學家大都已不這樣想了。中國文字的變為注音文字，而不變為拼音文字，顯然和她的語言有關。一個字既然是一個音節，有一千多個聲音符號，（其中大部分就是意義符號。）就可以把這個民族的語言通統寫出來，又何須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？

但是當鄰邦採用中國文字的時候，和她本國的語言就不能適應了。日本人借用漢字來表音，例如「弦」字，和名類聚抄說「此間云由美波利」，狩谷望之引持統記作「由八利」，不論「由美波利」或「由八利」，總是日本古代語裏代表「弦」的意義的語音，這和中國人翻譯匈奴或西域的語言時所謂「憐

「犂孤塗」或「蒲菊」之類是一樣的。可是日本語音本來簡單，所以借用漢字，就有許多是習用的，後來受了梵文的影響，把漢字歸納成片假名，平假名，就只有最簡單的四十七個音符，成爲一個新系統了。

腓尼基人的創造字母，顯然也是借用別的民族（有人說是埃及）的文字來適應他們自己的語言。據說他們善於經營商業，所以能歸納出這樣一個簡單的系統。因爲埃及人和屬於閃族的腓尼基人的語言，都是輔音占優勢，元音有些不定，並且好像黏屬於輔音，所以他們的文字，往往只把輔音寫出來。他們的語言，既是多音節的，又是複輔音的。複輔音的字，最容易分析，譬如英語的 *Script* 顯然可以分成五個單位，假如把元音疏忽了，那就是五個字母。所以這種歸納出來的字母，本來就沒有元音。到希臘人再借用這個系統來寫她的語言時，把用不着的輔音字，改爲元音字母，纔成爲包含元音輔音的一套字母。

中國人對語音的感覺，是元音占優勢，輔音比較疏忽，和合、閃語系正相反。一個中國字的聲音，由中國人的說法，是聲和韻的結合，聲是輔音，可是有時帶着介音，韻是元音後面帶一個韻尾輔音。中國語的韻尾輔音，大體很微弱，只是一種聲勢，所以逐漸在消失。（有些字沒有韻尾，但據學者們的推測，也是原來有尾而後來消失的。）聲韻雖然並列，韻的部分總占優勢。我們可以看見：一、形聲系統裏，韻母大體相同，而聲母不大固定。（如「同」從「凡」聲，「唐」從「庚」聲，「緣」字在金文可